

黃庭堅、洪芻與新輯
《北宋香譜兩種》¹

商海鋒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 一、概說

北宋，是中古香文化發展的關鍵期。首先，最早的兩部香譜，沈立（1007-1078）《香譜》（簡稱沈譜）、洪芻（1066-1127？）《香後譜》（簡稱洪譜）皆成於此時。同時，香事的實際功能與象徵意義，無不歷經巨變，廣泛涉及道教、佛教、文學、藝術、科技與物質文化諸多領域。尤其洪譜之創生，與黃庭堅（1045-1105）關係深遠。筆者整理的《北宋香譜兩種》，為兩譜之輯佚、校勘、注釋、箋證，庶幾可重現兩者之北宋舊貌。²

※ 二、沈立《香譜》輯佚

沈立《香譜》編製於北宋中葉。其成書之時間，據沈氏〈五夜香刻跋〉，不早於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沈譜乃香文化史上首部以「香譜」二字命名的香學專書，除了日常的辨香、和香、製香知識，還收錄了多種北宋農事計時之用的香篆圖。然此書從未刊版，兩宋之際已漸散佚，迄今獨立的沈譜版本，僅見收入南宋紹興六年（1136）成書的曾慥（？-1155）《類說》之摘編。

此次輯佚，恢復沈譜凡八十三條，分前、後兩部分：前四十五條（自「龍腦香」條至「羯佈羅香樹」條），輯自兩宋之際曾慥《類說》；後三十八條（自「飛樟腦」條至「香煤」條）輯自宋元之際陳敬（生卒年不詳）、陳浩卿（生卒年不詳）父子《新纂香譜》，其中：自「飛樟腦」至「窰香」，凡五條，輯自卷一「修製諸香」部；自「百刻香印」至「丁公美香篆」，凡四條，輯自卷二「印篆諸香」部；自「蘇州王氏幃中香」至「梅英香」，凡二十條，輯自卷二「凝和諸香」部之前半；自「浹梅香」至「辛押陀羅亞悉香」，凡五條，輯自卷三「凝和諸香」部之後半；自「荀令十里香」至「輓香」，凡二條，輯自卷三「佩熏諸香」部；「香煤」，相鄰條目同，凡二條，輯自卷三「塗傳諸香」部。

沈譜前半部分整理採用之底本，簡稱北泉本。此本乃明嘉靖

三十二年（1553）北泉伯玉翁（生平不詳）鈔本《類說》，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底本之外，沈譜前半部分的整理，採用了三種校本：其一，有嘉本：明謝少南（1491-1560）有嘉堂鈔本《類說》，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其二，世學本：明鈕緯〔生卒年不詳，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世學樓鈔本《類說》，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其三，澹生本：明祁承燦（1563-1628）澹生堂鈔本《類說》，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相較上述三種校本，《類說》北泉本有諸多優勢，故宜為底本：其一，鈔寫時間最早。據北泉伯玉翁自序，早在弘治六年癸丑（1493），他初次從友人處見到曾慥此書，便「借錄之」。其二，校鈔精善。整整一個甲子之後的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伯玉翁又囑專人校勘、謄抄，令文本面目精潔。相較而言，有嘉、世學、澹生三種，皆有不同程度的朱墨校改，顯得較為粗糙。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它的篇幅最長。自「龍腦香」至「薰衣法」凡十六條，四種本子條目、條文大部分相同。然而，一方面，「辟寒香」條唯北泉本有，而為三種校本所無。另一方面，唯北泉本此後自「麝香」至「羯布羅香樹」多出二十九條，而為三種校本所無。其中「麝香」至「反生香」凡二十七條，乃沈立摘自初唐釋道世（607？-684？）《法苑珠林》卷三十六〈華香篇·兼又雜俗出香處〉（高宗總章元年668著）。自「白檀香」至「羯布羅

香樹」凡二條，乃沈立摘自初唐釋慧立（615-？）《三藏法師傳》卷四。

沈譜後半部分之整理，與前半不同。採用之底本，簡稱煙雲本。此本乃清前期佚名鈔本《新纂香譜》，為《新纂香譜》存世之唯一足本，今藏北京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³其首頁，鈐朱文正方隸書印「煙雲過眼」。

底本之外，沈譜後半部分的整理，也採用了三種校本。其一，文瑞本：清雍正八年庚戌（1730）鈔本《新纂香譜》，殘本，存卷一、卷二，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該本首頁，鈐朱文長方篆文印「文瑞樓藏書記」。印主金壇（1660-1730）字星軺，據光緒《嘉興府志》：「諸生，經史圖籍，靡不遍覽。好聚書，遇善本，雖重價不吝，或假歸手鈔。積數十年，收藏之富，甲於一邑。」文瑞本有兩個影鈔本，同樣皆僅存卷一、卷二〔第一種，清瞿鏞（1794-1846）影鈔，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該本版心題「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本」，故該本簡稱鐵琴本。第二種，清末民初張乃熊（1891-1942）影鈔，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據該本首頁朱文長方篆文印「蒞圃收藏」，簡稱蒞圃本。印主張乃熊，號蒞圃，有《蒞圃善本書目》〕。上述鐵琴本、蒞圃本緣與文瑞本無異，無校勘價值，故不作為沈譜之校本。其二，四庫本：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陳氏香譜》，實即《新纂香譜》。其三，《香乘》：明末清初周嘉胄（1582-1658）撰，明崇禎十四年

(1641) 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新纂香譜》中有一條「王將明大宰龍涎香」：

金顏香（一兩，乳細如麵），石紙（一兩，為末，須西土者，食之口澀生津者，是也），沉香（一兩半，為末，用水細角乾，再研），生龍腦（半錢），麝香（半錢）。

右用皂兒膏和，入模子，脫花樣，陰乾，焙之。⁴

該條目下原有小字注文「沈」字，且無論作為底本的煙雲本，抑或作為校本的文瑞本、《香乘》皆然。據本次輯佚體例，「王將明大宰龍涎香」條原該輯入沈譜。然據筆者考證，該條恐非沈立所能見。北宋王黼（1079-1126），字將明。沈立去世之次年，王黼始生。而王黼官拜太宰（太宰又作大宰），事在徽宗宣和二年（1120），則該條內容不會早於此年。緣此，「王將明大宰龍涎香」條未在此次輯佚之列——小字注文「沈」字提供的線索，不可拘泥。

※ 三、洪芻《香後譜》輯佚

洪芻《香後譜》編製於北宋後期。洪譜之成書時間，據筆者考證，不早於徽宗崇寧三年（1104）——上距沈譜，恰為三十年。時序上，洪譜是僅次於沈譜的第二部香譜，實乃大幅增修、改訂沈譜而成，故名「後譜」。⁵南宋以降，洪譜影響力巨大，致沈譜快速消亡散佚，並使洪譜自身成為迄今為止主體部分尚存的最早香譜。它分類輯錄了截至北宋的香事傳統，奠定了南宋至清香學知識的基本架構，成為其後最重要的兩部香譜，即宋元之際陳敬、陳浩卿父子《新纂香譜》、明末周嘉胄《香乘》踵事增華的藍本。《四庫全書》子部「譜錄類」，一共只收入了三部香譜，即上述洪、陳、周三家。

六朝、隋唐至北宋前中期，除了用作薰潔、療疾的藥物，儒家朝會和佛教一般宗派的祭祀、儀式之外，香事亦用於齋醮科儀的迎神降仙，及個人道教修煉的祛除尸蟲、長生久視。這些知識、技術和觀念，洪譜皆多有涉及。不過筆者認為，洪譜最值得玩味的部分，是黃庭堅（1045-1105）「焚香參禪」用香觀念的加入。自北宋後期始，在黃庭堅首倡和周邊士人合力推動下，香事首次具有了參禪悟道的功能，焚香成為禪修的捷悟法門。同時，黃庭堅不但將香典作為事料，大量寫入詩詞，更進而創造了香方、香方詩、香方跋和香方詩跋四位一體的香文書寫體例。與其有關的

香方、詩、跋，彙入外甥洪芻《香後譜》。⁶

洪譜大體完成之際，時當洪氏中年。受舅父黃氏株連，洪芻捲入「崇寧黨禁」的政治漩渦二十餘年，繼而更有所謂「靖康失節」一事，史籍諱莫如深。洪譜因之禁毀散佚，存世者無不錯漏淆亂。雖然學術界通常認為，收入南宋末年左圭（生卒年不詳）所編《百川學海》的版本（南宋末年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是完整的洪譜。但據筆者研究，南宋初曾慥《類說》所據洪譜之舊鈔祖本，迥異且遠早於《百川學海》所據洪譜之祖本：百川本的四部架構「品、異、事、法」缺亂，據宋元之際陳氏父子《新纂香譜》繼承的隱含架構，可恢復洪譜原有的五部分類，即香之「品、異、法、事、文」。洪譜卷帙相應為「五卷」，而非百川本的上下「兩卷」。洪譜原有篇幅，亦遠較百川本一百四十七條鴻富。此次整理，筆者即據百川本、類說本，重新輯佚、編排，庶幾當可大體廓清洪譜之北宋原貌，至少是在結構和性質上。⁷

此次輯校，洪芻〈香後譜序〉採用之底本，為《類說》北泉本。所用之校本，有《類說》有嘉本、世學本、澹生本，以及《新纂香譜》煙雲本、文瑞本，乃至《香乘》。

洪譜輯校之底本，乃南宋左圭編《百川學海》「壬集」所收《香譜》二卷，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刊，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簡稱百川咸淳本。

洪譜整理之校本，所採用者主要涉及以下八種：其一，百川明末本：明佚名重編《百川學海》卷一百二十四所收《香譜》一卷，明末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15219；其二，洪譜格致本：明胡文煥（生卒年不詳）編《格致叢書》所收《香譜》二卷，萬曆三十一年（1603）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19160；其三，洪譜學津本：清張海鵬（1755-1816）編《學津討原》所收洪芻《香譜》，嘉慶十年（1805）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其四，洪譜四庫本：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洪芻《香譜》；其五，說郭弘治本：元末明初陶宗儀（1322-1403）編《說郭》卷六十五所收《香譜》一卷，明弘治十三年（1500）鈔，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03907；其六，說郭萬曆本：《說郭》卷六十五所收《香譜》一卷，明萬曆鈔，涵芬樓舊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07557。此本僅為殘卷，「香之品」部前十五條（自「龍腦香」至「雞骨香」）皆無；其七，陳譜煙雲本：宋末元初陳敬、陳浩卿父子編《新纂香譜》，清初佚名鈔本，北京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藏。該本首頁，鈐朱文正方隸書印「煙雲過眼」；其八，香乘崇禎本：明末清初周嘉胄編撰《香乘》，明崇禎十四年（1641）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⁸

此外，如說郭嘉靖本（《說郭》卷六十五所收《香譜》一卷，明嘉靖鈔，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又如香乘同光本（《香乘》清同治、光緒間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需要時亦有所使用，然不以主要校本視之。

要之，學界通常認知之洪譜，實僅百川咸淳之殘本，凡一百四十七條（香品四十三條、香異三十八條、香法二十二條、香事三十七條、香文七條）。今次輯佚，增加洪芻序一條、洪芻跋一條，正文凡四十二條（香品二條、香異五條、香法十五條、香事二十條），並恢復「香文」部「天香傳」條之長篇條文。如此，洪譜擴容至一百八十九條，有序有跋，首尾完整，篇幅大為增加，更正名為《香後譜》。南宋佚名編《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九「香方」部，收有八條香方。此八條，部分可確定屬於洪芻《香後譜》，如「意和香、意可香、小宗香、嬰香、寶篆香」五條。但「荀令十里香」條，恐屬沈立《香譜》。而「深靜香、百里香」兩條，因無確證，是否輯入洪譜，可暫存疑。又，陳氏父子《新纂香譜》煙雲本卷三「凝和諸香」部，有「洪駒父荔枝香」、「洪駒父百步香」兩條，亦無確證即屬洪譜，故亦存疑。茲將輯佚事項列表如下：

洪芻《香後譜》輯佚

	香品	香異	香法	香事	香文
洪序	1 水麝	辟寒香	意和香	被草負笈	天香傳
	2 薔薇水	迎駕香	意可香	柏梁臺	
	3	文石	清真香	禁薰香	
	4	返魂香	漢宮香	宗超香	
	5	聞思香	小宗香	五方香牀	
	6		嬰香	沉香堂	
	7		寶毬香	失爐筮卦	
	8		清神香	香中忌麝	
	9		金粟衙香	屑沉泥壁	
	10		薰衣香	沉香亭子材	
	11		返魂梅	香纓	
	12		笑蘭香	賜龍腦	
	13		供佛印香	三清臺	
	14		寶篆香	五色香囊	
	15		丁晉公文房七寶香餅	地上邪氣	
	16			三班喫香	
	17			員半千香	
	18			吳孫王墓熏爐	
	19			棧槎	

洪跋

《北宋香譜兩種》一書，各條目下之校勘記，凡遇需詳細分割輯佚來源，排比各不同版本間之源流、異同處者，皆以「鋒按」的形式，詳加作者按語。

此書原典之整理，一概盡力採用底本之原始字形，力圖呈現古書原貌。然而，由於輯校所用諸底本頗為錯綜，令同一含義的異體字不免交錯出現。對此，祈讀者察諒。

※ 四、黃庭堅與《北宋香譜兩種》的寫作因緣

《北宋香譜兩種》之性質屬古書輯佚，亦綜合運用了版本、目錄、校勘及箋證之法。藉此，北宋中後期相繼成書的沈立《香譜》、洪芻《香後譜》，兩部東亞漢文化圈裏最古老的香譜，基本面目可得澄清。而綜合討論北宋乃至宋以降香文化的文獻基礎，於今亦或已具備。

十數年前，因緣和合，筆者涉足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東亞宋型文化研究領域。當時選定的切角與目的，是通過一部名為《帳中香》的山谷詩日本古注，重新理解黃庭堅的宗教及藝文思想世界。筆者發現，元祐元年（1086）黃氏創造性地以「香方」為主題，藉唱和或題寫組詩，傳達其發明的「焚香參禪」心法。香方之一帖，即「帳中香方」。此方恰於洪譜「香法部」排位靠前。宋文化好尚者多知黃、洪之舅甥關係，然多未悟及二人與香、禪之間那條隱於不言的草蛇灰線。

此一發現，令筆者將注意力從詩學、佛學，一時渡向香學。隨閱讀深入而醒悟，洪譜撰著動因宜從黃氏着眼，而洪芻死於黨爭漩渦，洪譜散逸於兩宋之際，皆源於黨人身份的政治牽連。如此，何以洪譜晚至宋末，始藉《百川學海》編刻契機重見天日？何以百川本洪譜體例大亂，卷帙缺損，且錯漏百出？又何以洪譜一書，

早早遺落了其《香後譜》的本來面目？諸多疑難，循前揭因果，迎刃而解。

有「後譜」自當有「前譜」。沈、洪二譜之遞承，隨之了然。然沈譜雖早，洪譜的香事功能、用香觀念，變化卻正南北斗，地覆天翻。由於黃庭堅的深度介入，禪修實踐與詩歌創作，前所未有地與香事相融。緣此，洪譜對塑造後世千年東亞香學格局的影響力，無出其右。

初發心，欲廓清洪譜迷霧，是2014年至2015年間。彼時，筆者於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同時在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的課室，度過了充實輝光的一個學年。石守謙、陳葆真兩位前輩培育的，是藝術史的閱世之眼。2015年9月初次口頭分享洪譜研究，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年入職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之後，相繼得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孫秀玲女史，北京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館員羅琳先生、副研究館員莫曉霞女史惠助，盡覽善本秘笈：明嘉靖北泉精鈔本《類說》所收沈、洪兩譜殘卷（《北宋香譜兩種》的封面設計素材，即取自北泉本洪譜），清前期佚名精鈔本《新纂香譜》。又得香港研究資助局的支持，以「傑出青年學者計劃」「日本禪僧萬里集九的黃庭堅詩注《帳中香》研究」之名義，將研究推向縱深。

出版機緣，亦屬巧遇。2019年6月，筆者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滄海觀瀾：第四屆古典文學體式與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報告的「從香藥、齋醮到參禪、詩料：黃庭堅、洪芻與北宋香事新變」，引起與會的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孫顯斌教授的關注。孫教授身兼「中國科技典籍選刊」主編之職。承蒙其青睞，筆者欣然應邀，遂加盟「選刊」。

《北宋香譜兩種》諸本之排比校勘：百川咸淳本、格致本、學津本，類說北泉本，洪譜四庫本，說郛弘治本、萬曆本，陳譜煙雲本，周譜明末本……凡此難以縷述。水磨工夫之雕刻纖毫，離不開三位得力佐理之襄助：其主者，時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專任研究助理，謝李潔小姐。其輔者，時任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王珏瑤小姐；以及時任香港教育大學田家炳基金會「師徒計劃」參與者，溫玥涵小姐。2022年至2023年冬春間，諸人圍坐楠竹圓桌，或持《類說》，或持《新纂》，或持《香乘》。所謂「妙選賓僚佐校讐」，天祿石渠，朝夕相視。

是書之成，得益於諸位時賢之加持：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院士馮錦榮教授，名重國際科學史學林之大雅哲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秦燕春教授，兼善香史研究與香品研發，今日內地香學領域之翹楚——二人皆慨允賜序。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後徐志超先生題簽之「北宋香譜兩種」，小

字雋永靈秀，令人摩挲在手而心生光華。責編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副編審楊磊先生，則深諳古籍校勘甘苦之斲輪手也。

就香學而言，筆者一介素人。藉考訂香書進入該領域，鴻飛雪泥，偶留指爪。箇中疏虞，固所未免，然兔走烏飛，任之而已。質言之，《北宋香譜兩種》實黃庭堅研究旁行橫逸之別卷。

注釋

- 1 本文的工作獲得香港研究資助局之全額資助，計劃性質「傑出青年學者計劃」，計劃名稱「日本禪僧萬里集九的黃庭堅詩注《帳中香》研究」。(計劃編號：EdUHK 28602718)
- 2 〔北宋〕沈立編，〔北宋〕洪芻編，商海鋒輯校：《北宋香譜兩種》(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2023)，收入孫顯斌、高峰主編：《中國科技典籍選刊》(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重點出版項目)。
- 3 相關研究，可參沈暢：〈新纂香譜凡例〉，收入沈暢點校：《香譜·新纂香譜》(香港：承真樓，2015)，卷首。
- 4 〔宋末元初〕陳敬、陳浩卿編：《新纂香譜》(清初鈔本，北京：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藏)，卷2，〈「凝和諸香」部〉，頁26b-27a。
- 5 商海鋒：〈北宋本洪芻《香後譜》辨正輯佚〉，《故宮學術季刊》，卷36期1(2019年9月)，頁1-36。相關研究，可參董岑仕：〈今傳本《香譜》非洪芻作辨〉，收入鄧洪波主編：《中國四庫學》(北京：中華書局，2019)，輯4，頁237-257。
- 6 商海鋒：〈「香、禪、詩」的初會：從北宋黃庭堅到室町時代「山谷抄」〉，《漢學研究》，卷36期1(2018年12月)，頁73-111。
- 7 〔北宋〕洪芻編，〔宋末元初〕陳敬、陳浩卿編，沈暢點校：《香譜·新纂香譜》(香港：承真樓，2015年)。相關研究，可參董岑仕：〈洪芻《香譜》佚文考〉，《2019中國四庫學研究高層論壇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4月)，頁147-165。
- 8 相關研究，可參沈暢：〈宋洪芻《香譜》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8年期1，頁38-44。